# 高一续写改写:《边城》续写2500字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静谧旋律 更新时间：2024-01-03

*崖上的虎耳草生生息息了三五次，也渐渐地往高处长，以至于翠翠摇着小船从山崖过时，伸手再也够不着它们了。 　　翠翠一手扶着膝，倚着那块早已冰冷的石头，望着对崖呆呆地出神。黄狗乖乖地偎在翠翠脚边，任由翠翠搂着它的头。 　　整个溪上都弥漫着淡淡的乳...*

崖上的虎耳草生生息息了三五次，也渐渐地往高处长，以至于翠翠摇着小船从山崖过时，伸手再也够不着它们了。

　　翠翠一手扶着膝，倚着那块早已冰冷的石头，望着对崖呆呆地出神。黄狗乖乖地偎在翠翠脚边，任由翠翠搂着它的头。

　　整个溪上都弥漫着淡淡的乳白色的薄雾，轻轻地浮着。那个“明天”会回来的人会回来吗？翠翠在心里面不知道念过多少遍。翠翠轻抚着爷爷留下的那支芦笛，真想像爷爷那样吹上一曲，可无论试了多少遍，总吹不成整首整首快乐的歌，倒时常吹出些断断续续的忧伤的调子。她记起爷爷似乎说过，做这芦笛的，一定是个不快乐的人……

　　月亮升得很高，光华也似乎较以前柔和了。溪水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流淌不息，似乎是赏景的旅人，闲闲地，路过每一寸溪面。层层乳白色的薄雾，缓缓地升起，在溪面上优雅地随风飘动着。

　　翠翠轻轻地哼着歌，唱到动情处，声音居然也提高了几分。山间本就寂静，这歌声并没有增添多少热闹，反倒衬得这山这溪水更加寂静了。一直沉默的对面山崖上忽然传来一阵歌声，翠翠一楞，这山中，除了她，原本没人家住啊？对崖上的对唱依然在继续，很动情。翠翠细细地听着，心里霎时兴奋了：这歌，这声音，竞是那么熟悉，仿佛在曾经的梦中听过多遍了。翠翠小心翼翼地听着。

　　不觉已是深夜，翠翠楼着黄狗的头，倚着石头居然睡着了。梦中她似乎又听到了对崖上的歌声，随着它轻轻地在各处飘着，白塔、菜园、渡船……梦境中，翠翠又把船划到对溪山崖边，伸手摘下那一大把的虎耳草，叶子顶大，恰似一把庇护着她的伞。

　　“过渡！过渡！船家！”对岸有人喊。

　　“来嘞！”翠翠来不及细细地梳洗，胡乱地抹了一把脸，匆匆奔下河岸去，解了渡船。黄狗也紧紧地跟在翠翠身后，上了船。划了一段，黄狗似乎看到了令它感兴趣的什么，兴奋地向着对岸大声地叫了起来。“叫什么？小心吓了过渡人！”翠翠喝道，眼不经意地瞟了对岸一眼，刹时却呆住了。心里那个默念了无数遍的人，现在却就站在对岸！翠翠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撑篙的手稍稍停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拢拢头发，又拉了拉本就齐整的衣角……

　　翠翠撑篙再行时，却故意放慢了速度，长篙拍水的哗哗声也小了。

　　到岸了。黄狗率先上岸，对着翠翠摆着尾巴。

　　“翠翠！”二老迎了上来，叫了一声，有些兴奋，似乎神彩飞扬。

　　翠翠一看果然是二老，慌乱地系好缆绳，转身正想回应，却见二老身后闪出一个娇美的女子：白皙的面庞，顶好的身材。她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　　那女子走过来，盈盈地对她笑。一双丹风眼，小巧的樱桃嘴优雅地弯成好看的月牙儿形。

　　“翠翠，她叫凤人。”二老拉过女子的手，与翠翠介绍。

　　“翠翠，你好！我常听傩送说到你。”凤人礼貌地与翠翠问好，脸上仍笑意盈盈，仿佛天生就有一副灿烂且温柔的笑脸，着实招人喜欢。

　　翠翠垂手立着，一时有些慌乱，但脸上马上也有了笑意，轻声地说：“上船吧！站久了，你们该累了！”

　　二老扶凤人上了船。翠翠撑篙，背对着他们。望着那片看似平静却日夜不息的流水，翠翠心里有点不知所措。

　　二老一路只与凤人低声说些什么，惹得凤人笑声连连，女人似乎是怕那只黄狗，只是紧紧拽着二老的手。翠翠也不好打搅，竹篙拍水发出轻轻地叹息。

　　划到山崖下时，凤人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傩送，看啦，好大片的叶子！”

　　二老没作声，似乎没弄明白凤人指什么。

　　“那是虎耳草呢！”翠翠替二老解了围，眼直直地盯着那些叶子。

　　“凤人，我给你摘一片下来吧。”二老这才如梦初醒，赔罪似地说。

　　二老让翠翠把船停妥，顺手摘下那片的径直递给了凤人。凤人兴奋地孩子似地笑了。那片虎耳草在翠翠面前晃了晃。

　　“翠翠，你要不要？我要傩送也摘一片给你挡挡太阳吧！”

　　“不要了，我还要掌篙呢！”翠翠说。手中也丝毫不怠慢。

　　翠翠不再说话。她心里有一些凄凉，那些她在梦中摘了无数次的虎耳草，如今竟由二老亲手送给了别的女子。

　　送走了二老和凤人，翠翠丢下渡船回家了。她紧闭着门，却单开着那扇对着对崖的窗。心里有许多的不甘心，却又觉得无路可走。

　　“翠翠！”大约傍晚时分，对岸有人叫。翠翠听清是顺顺伯伯的声音，在屋里磨蹭了半天，才下到河滩，撑船慢慢地划过去。

　　“翠翠，哭了？怎么了？”顺顺上了船，看着翠翠红肿的眼睛心疼地问。

　　“伯伯，没有事。”翠翠低下头，就去拿竹篙。

　　“翠翠，是你早上把二老他们送过来的吧？”

　　翠翠没有做声，只是划她的船。

　　“翠翠，二老和凤人这次回来，过几天又要下滩去。听说凤人还是二老的救命恩人……”顺顺说到这里，心里隐隐有些担心，又说，“翠翠，伯伯把你当女儿待……”

　　翠翠想起今天早上的情形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。她尽量不使自己哭出来。低着头，额前的刘海遮住了眼睛。“伯伯……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有些委屈，“我没事，我喜欢一个人过。”说完这话，她便紧抿着嘴，转过头，去看远处高低起伏的群峰。

　　顺顺多少也明白几分翠翠的心思，只好叹口气说：“翠翠，有困难了就找伯伯……”他走出了一截，又忧心忡忡地回头望了望翠翠，她依然还站在船头对着溪水。

　　好一会，翠翠才缓过神来。黄狗在她身边已多时，感受到主人的极不开心，因此它更乖地伏在翠翠的脚边。翠翠忽然想大哭一场，失去爷爷和二老的痛一齐袭来，让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吃不消。

　　夏夜的雾气很重，叶尖儿上，草叶上，每一片几乎都悬着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只是，在这月光朗朗的晚上，天上的星星也许是由于害羞而并不露脸，空留地上的露珠孤单单地闪动。偶尔，有徐徐的轻风从竹篁里过来，便听得一阵响，间或也有被惊醒的竹雀轻轻地歌唱……

　　翠翠在黑暗里摸出了祖父的芦笛，开门出去了。黄狗摇着尾巴，一步也不离开它的主人。

　　翠翠坐在石板上，石板大约是由于白天受了过多太阳的照射，此刻依然有点儿热热的感觉。翠翠摸着石板，心里想起了爷爷。她觉得眼前有些模糊，于是便用手使劲地抹着眼睛。

　　“爷爷，我吹芦笛你听好不好？”翠翠喃喃地说，把那枝小小的芦笛放在唇边。她吹的还是爷爷那晚唱的歌。翠翠吹了一遍又一遍。芦笛声在空旷的山谷久久地回荡，也和着静静的溪水，流向远方……

　　轻柔的风一阵阵翩然而过，偶尔，也撩走了些雾气。夜深了，大地这才现出稍稍的凉意，半圆的月儿却早已经不住这冰冷寂寞的侵袭，躲进了厚厚的云层。露水变得格外的沉重，纷纷从叶尖上或草叶上滑落，翠翠和黄狗的身上也落了不少的水汽，变得稍稍有些湿润了。

　　第二天起，溪边摆渡的只有顺顺，再也没有看到过翠翠和她身边的黄狗。总有一天崖上会再次响起熟悉的笛声的。人们却这样想。

本文档由范文网【dddot.com】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dddot.com站内查找